

# 我国历史上的南海海域及其界限\* (续完)

韩 振 华

## (四) 明代我国南海的海域及其界限

(1) 明代我国南海的海域是以万里石塘和万里长沙及其海面作为界限

《郑和航海图》有石塘、万州石塘屿和万里石塘<sup>①</sup>。这里的石塘是指西沙群岛下陷在水面下的暗礁。万州石塘屿是指西沙群岛浮出水面的珊瑚岛屿，那些岛屿都属海南岛的万州所管辖，故称万州石塘屿。万里石塘是泛指起自潮州海面的东沙群岛，历经中沙群岛，止于西沙群岛，这时候已把南沙群岛的西群及其海面，与其东群合称为万里长沙，是东洋航道必经之处，故于《郑和航海图》之中（经由西洋航道），不见东洋航道的万里长沙之名。明代以来，已把东沙、中沙和西沙群岛这三个岛群，合称为万里石塘。<sup>②</sup> 值得重视的是，由于西沙群岛被称为万州石塘屿，可见其属我国万州管辖。

明代以来，千里长沙与万里石塘的含义，有所改变。先讲千里长沙。原先的千里长沙（指南沙群岛东群）扩展为万里长沙（指南沙群岛，包括其东群西群在内）；由东洋航道来中国者，首先要进入长沙海，或万里长沙的海面，才算是进入中国之境。原先的万里石塘，起自潮州，如今起自琉球（台湾省），中间经历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和西沙

---

\* 本文第一、二、三部分，已在本刊1984年第一期刊登，现予续完。

① 见（明）茅元仪《武备志》卷240占度载，度五十二，航海，第11页。该图作“万生石塘屿”。《心略》地利，郑和航海图作“万主石塘屿”。生，主均为州字之侧转，故今改为“万州石塘屿”。石塘屿之名，亦见（明）《顺风相送》（向达校注本《两种海道针经》第27页），说：“万里石塘，内有红石。屿不高”。所谓“屿不高”，正合乎今天西沙群岛各岛、屿之情况，最高的石岛，也不过高十几米。这里的“屿”即万里石塘之屿。有人认为万生石塘屿为万星石塘屿之误，而万星石塘屿又为万里石塘之误，但是“万主石塘屿”就不能说是万星石塘屿或万里石塘屿之误，从字形颠倒致误这个因素来看，还是以“万州石塘屿”为正。

② 关于万里石塘的起、迄范围，参阅上文第3节。

群岛。原先的万里石塘，止于勃尼（北加里曼丹）<sup>①</sup>，如今，仅止于西沙群岛——万里石塘的龙牙山（琅琊山）。<sup>②</sup>所谓万里石塘的东南，有万里长沙<sup>③</sup>，就是说，西沙群岛的东南，有南沙群岛。从西洋航道来讲，中国船只“回唐”（回航进入中国之境），如果“贪东”的话，就会遇到“万里长沙（南沙群岛），可防、可防”<sup>④</sup>，如果中国船只“出唐”离开中国之境到外国去，“贪东七更”，也会遇到危险区的万里石塘<sup>⑤</sup>。在这里，从西洋航道来说：万里石塘（西沙群岛）和万里长沙（南沙群岛），是“出唐”、“回唐”的中国之境的海界。

明代官方修纂有关广东的地方志，自省志以至府志、县志，都说万州（管）有石塘海、长沙海，并说：万州石塘海有万里石塘，万州长沙海有千里长沙<sup>⑥</sup>，万州（管）有长沙海，即今南沙群岛及其海面。万州（管）有万里石塘，即今东沙、中沙、西沙群岛及其海面。

到了明代中叶（十六世纪），把万里石塘西部所止之处，称为“千里石塘”<sup>⑦</sup>，并把这个千里石塘（西沙群岛），由原先包括在万州所管辖的万里石塘之内，如今改为属于崖州所管有，并说：“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七百里外，下陷八、九尺者也”<sup>⑧</sup>。今天

①（明）章潢《古今图书编》卷59古南海夷考略，暹罗国条，说：“东海中，有山，名万里石塘，起自东海琉球国，直至南海龙牙山，潮至则没，潮退方现，飘舟至此，罕有存者”。并见（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21，贡舶（一），第6—7页（道光年间刊本）。这里的龙牙山，不是新加坡海峡的龙牙门，（参阅《元史》卷162，史弼传），而是指今西沙群岛。

② 正统七年（1442年）正月吴惠“为行人，为舒给事中，使占城，海中遥见青山一抹，时风浪大作，顷之，忽至其下，盖琅琊山也，其山稜利如剑锋。……”（见（明）慎懋赏《海国广记》占城国统。文载《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4册，不分页次）。这里所说的，在占城附近的“琅琊山”，即上注所说的“龙牙山”，均指今天的西沙群岛。

③（明）黄衷《海语》卷3，畏途条。

④（明）佚名：《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第28页（中华1962年）。

⑤ 同上注。

⑥（明）王佐《琼台外记》说：万“州东：长沙、石塘”，见（道光）《万州志》卷3舆地略，气候，潮汐附。（清）（康熙）《广东通志》卷13，山川，万州“长沙海、石塘海：俱在（万州）东海外洋。古志云：万州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他如《广东通志》，均同，兹不赘引）。《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1374卷，琼州府部汇考，琼州府山川考，说：“长沙海在（万）州东”，“石塘海在（万）州东”。

⑦（明）顾玠《海槎余录》（见《记录汇编》卷161，第14页。景明刊本）。

⑧ 同上注。

西沙群岛包括永乐群岛在内，距离榆林港（昔属崖州）大约在三百余公里，即七百里左右，讲它在崖州海面七百里外，正是符合。可见石塘（西沙群岛）及其海面的石塘海，都是归属于海南岛的崖州，所以才说“石塘在崖州海面”。

除了把万里石塘西部所止之处的石塘划归崖州管有之外，万里石塘其余的部分（包括西沙群岛东群的宣德群岛和中沙、东沙群岛）仍然归属万州所管有<sup>①</sup>。

## (2)明代中、外海界交接处的交趾洋及其相当于现代的经纬度

明代记载上，都有记录由海南岛的独洲山至占城国的尖笔罗（大沽岛）的航程日数，这段航向，是：西南/东北方向，共二日（二十更）行，其中，一日（十更）交趾洋，交趾洋是两地之间的中心点，由交趾洋一日到尖笔罗或由独州山一日到交趾洋<sup>②</sup>。这些航行日数，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决不是随意措置，对此，不能漠不关心，置之不理。如今，应用直角三角形的勾股定理，求得西南/东北方向一日（十更，约500里或2°），等于子午线或东西直线的距离，各为天文经度或纬度1.4°。已知大沽岛在北纬15.9°、东经108.5°，则其东北至交趾洋一日（十更）的位置，应在北纬17.3°、东经109.9°。反之，如以独洲山为计算起点，它在北纬18.7°、东经110.5°，求得西南行一日（十更）至交趾洋，应在北纬17.3°、东经109.1°。计算结果，二者所求得的纬度相同，纬度却相差0.8°，取其平均数，应在东经109.4°。因此，交趾洋的经纬度，是在北纬17.3°东经109.4°。在东经109.4°以东，为中国之境的海域，在东经109.4°以西和北纬17.3°以南，为交趾洋。在东经109.4°以东以及在北纬17.3°以北，为中国的琼州洋或琼洋的东部。在东经109.4°以西至北部湾内的某几处（参阅下页）以东，是琼洋的西部。在北纬17.3°以南至16°和东经109.4°以西，是交趾洋。在交趾洋以南或北纬16°以南，是占城洋。在北纬15°左右以北和东经109.4°以东，是中国南海西部最南之处，大约距离外罗山（北纬15.4°、东经109.1°）正东七更，七更350里，（子午线或经度，均为1.4°），约在今北纬15.4°、东经110.5°，这就是万里石塘<sup>③</sup>。石塘即今海南岛渔民《水路簿》里面对永乐群岛的称呼，它的正确经度，是：西起111.2°，与上述

①（明）王佐《琼台外纪》说：“万州东有长沙、石塘”（引自《万州志》卷3舆地略，气候、潮汐附）。这是说，万州之东，管有长沙、石塘。

②关于明代记载上，有关独洲山至尖笔罗或外罗山的航程日数，首先，见于《郑和航海图》，作二十一更；张燮《东西洋考》卷九西洋针路考，独洲山至交趾洋，行十更；交趾洋至尖笔罗为十更，至外罗山为十一更。其他，如：（明）慎懋赏《海国广记》、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所载都一样。

③《两种海道针经》第108页，说：“外罗对开，东七更，便是万里石塘”。

110.5°。相差0.7°，误差不算太大。由此可见，西沙群岛最西面的方位，在北纬15°余东经111.2°，它与交趾洋这个海界（在北纬16°至17°、东经109.4°以西），相差还有将近经度2°的距离，它与交趾洋无关涉，而是属于崖州南面七百里或崖州海岸南面六百里的琼州府海境界之内（参下文第（3）项）。

既知交趾洋是在北纬17.3°以南和东经109.4°以西，那么，位置于上述这个经度以东的西沙群岛（东经111.2°至112.9°），显然是在交趾洋以东的中国之境的海面。《元史》史弼传所载，经七州洋万里石塘，才过交趾、占城的海界<sup>①</sup>，亦即经过七洲洋洋面的万里石塘（这里是指万里石塘的永乐群岛，俗名石塘。在东经111.2°至112.1°），才抵达中、外海界交界处的交趾洋（在今东经109.4°）。比元代更早一些时间的上引的（宋）《诸蕃图》和《岭外代答》，所说的中、外海界的交趾洋界限，亦应求之于东经109.4°以东，所谓过了交趾洋乃至中国之境，是指：过了北纬17.3°和东经109.4°以东，便是中国之境的海面，包括西沙群岛在内的七洲洋万里石塘，显然属于中国海面，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铁一般的事实。

### （3）明代琼州府海境，东南直抵西沙群岛

明代黄佐《广东通志》曾载入〈琼州舆地图〉一幅，图的外壳，各书写琼州府的四至八到，由北而东，反时钟方向，是：

北至海面百二十里直抵徐闻县界

东北到清澜一百五十里外连大海诸番

东至海岸四百五十里外连大海到诸番

东南到南山五百里外连大海到诸番

南至海岸六百里外连大海抵诸番

西南到海外四百八十里外连大海诸番

西至海岸四百五十里外连大海诸番

西北到儋州一百九十里外连大海诸番<sup>②</sup>（以下接〈附表〉明代琼州府四至八到的海境界限，见下页）

从上表所载，可以看到琼州府（海南岛）东南端（陵水南山）海岸外450里，约在今北纬17.1°、东经111.5°，正是指西沙群岛最北面的北礁（北纬17.1°、东经111.5°），东部所至海外450里，约在今北纬18.8°东经112°，这是指中沙群岛最北部的神狐暗沙

① 《元史》卷162史弼传（开明版第6508页）。

② （明）黄佐《广东通志》卷二图经下第20页下至第21页上（琼州府舆地图）。  
嘉靖37年（1558年）刻本。

(北纬19.5°、东经113°);南面海岸所至600里外的海面,约在北纬15.2°、东经108.9°,这是指外罗山(北纬15.4°、东经109.1°)附近的海面;西南至海岸外480里的海面,约在北纬17.3°、东经106.4°。这是指昏果岛(北纬17.2°、东经107.3°)附近的海面;西面至海岸外450里的海面,这是指涓岛(北纬19.5°、东经106°)附近的海面;西北至290里外的海面,约在今北纬20.2°,东经107.7°,现在的白龙尾岛,正是在北纬20.2°、东经107.7°。以上就是在琼州府(海南岛)的“四至八到”当中,属于琼州府的海境,其南、西南与西、西北等几个方位的海境,都是与越南交界于海中。其南面海境以东,和东南面海境,以及东面海境,是直抵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北部。可见,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北部,在明代早已列入我国琼州府的舆图里面,并作为琼州府的海境界限。上述舆图见于黄佐《广东通志》,它刊行于十六世纪,所以至迟在十六世纪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的北部已列入我国琼州府的版图了。

又,《琼州府志》说,儋州营所管巡海的海面,南北500(余)里,“西接廉州洋界,外通越南夷洋,顺风三日”可到<sup>①</sup>。顺风三日程,每日(1°)等于三日程。儋州营巡海,南面由昌化开始,昌化在东经107.7°、北纬19.2°,自此往西三日程,所至之处,是在东经106.7°、北纬19.2°,约在涓岛东面的海境,距离涓岛尚有0.7°,亦即中国海境所止之处,与越南涓岛尚距离0.7°经度。如果把上述这个数字,与上述《琼州府舆地图》所载琼州西北面海岸(昌化)向西北行290里(约一日半,每日1°二百里),所到之处,也是在越南涓岛以东海面,距离涓岛尚有0.1°,把二者对比之后,取其中数,约距昏果岛以东海面0.4°经度,就是琼州府西北海岸的海境所止之处,同时也是儋州营水师出海巡洋西行三日程(1°)到达“越南夷洋”所止之处。总之,从明代以来,我国与越南在北部湾的海界,早已详细划定,并列入我国琼州府“四至八到”的海境之中,不但北部湾内是这样,就是北部湾口的交趾洋,也是早有划清界线。

#### (4)明代后期我国南海西部的海域及其界限

明代后期(十六世纪以来),西洋人东来,多从西洋航道出入,当他们“出唐”离开中国之境的海域之前,是在七洲洋万里石塘的石塘海(西沙群岛及其海面)离开的,过此,便是外国。亦即中:外、华·夷之界限,在外罗山附近的分水洋<sup>②</sup>。因此,便认为中国之境的海域,南止今天北纬15°、东经109°左右的外罗山(广东群岛)附近海面。其实,这仅仅是我国南海西部的海域界限——外罗山的分水洋或石塘海西部所止之处。至于我国南海南部海域界限,那是以万里长沙和长沙海,即今南沙群岛及其海面作

① 《琼州府志》卷18上,海黎志一,海防,第7页上。

② 关于分中外华夷之界的分水洋,可参阅(明)黄衷《海语》卷3分水条。

明代琼州府四至八到的海境界限

琼州至徐闻		清澜至东北海境	东面海岸至东面海境	陵水南山至东南海境	南面海岸(崖州)至南面海境	西南(感西城)至南海境	西面海岸(昌化一感城)至西面海境	西北海岸(昌化)至西北海境
距(里)	北120里	东北150里	东450里	东南450里	南600里	西南480里	西450里	西北290里
距(日)	半日行	0.75	2.25	东南2.25日	南3日	2.4日	2.25日	1.45日
折成子午线距(度)	0.6°	0.5°	2.25°	1.5°	3°	1.7°	2.25°	1°
北京偏西	6.7°	6°	6.6°	6.8°	7.5°	8.3°	8.3°	7.6°
折成现代东	109.7°	110.4°	109.8°	109.6°	108.9°	108.1°	108.1° (实) 108.7°)	108.1° (实) 108.7°)
北出水的北(北纬)	20.1°	19.5°	18.8°	18.5°	18.2°	19°	19.2° (实)	19.2° (实)
所至之处相当于现代经纬度	109.7° 20.8°	110.9° 20°	112° 18.8°	111.1° 17°	108.9° 15.2°	106.4° 17.3°	105.9° 19.2°	107.7°(实) 107.7°)
拟定为今天之何地及其经纬度	海安 110.2°	七洲列岛 111.2°	神狐暗沙 113°	西沙群岛的北礁 111.5°	外罗山 109.1°	昏果岛 107.3°	涠岛 106°	白龙尾岛 107.7°
经纬度误差	0.5° 0.5°	0.3° 0	1° 0.7°	0.4° 0.1°	0.3° 0.2°	0.9° 0.1°	0.1° 0.2°	0° 0

为界限：从东洋航道来中国者，看到长沙海或沙漠洋，便是“乃至中国之境”<sup>①</sup>。由于东、西洋两条航道不同，给人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即：从西洋航道来说，中国之境的海域，南面是从北纬15°以北算起，但从东洋航道来说，南面却是要从长沙海南部的南沙群岛的南部（北纬4°左右）以北算起。

以西洋航道为立论基础，把中国之境的这个海——南海，由外罗山附近算起，亦即由北纬15°、东经109°的外罗山算起，在上述这个界限点的东经109°以东，为中国之境<sup>②</sup>，或在北纬15°以北，为中国之境。于是，十六世纪后期的一些中、外地图，曾经把上述这种概念，反映在当时所绘的地图上。十六世纪末，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就在上述的这个海面上，标注“大明声名文物之盛，自十五度至四十二度皆是”<sup>③</sup>，其他的早期外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也有把北纬十五度以上和东经一零九度以东的海面，作为中国的界限，如：约在1585年麦加托（C. Mercator）的世界地图<sup>④</sup>其中的中国地图一幅，就是从北纬十五度以北、东经109°以东，作为中国南海海域西部界限而开始的，包括与占卑罗（Polo s Polo, i.e. Pulo Champello 在北纬15°55′、东经108°30′）相对的石塘（Pracel）在内，都列入中国地图之内。

#### （5）明代后期大明海的南面海域及其界限

明代后期，西洋人东来后，称中国为“大明国”，称中国之境的海域为“大明海”。明代“大明海”的范围，东北面至朝鲜琉球群岛和日本之间的海面；东面，至吕宋（菲律宾）东北的海面<sup>⑤</sup>南面，亦即至今加里曼丹岛的北面和菲律宾的西面的海面<sup>⑥</sup>。到了清

---

① 参阅上文第2节。

② 参阅下文第5节第1项。

③ （1602年）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第15—16幅，大明国。（影印本，1936年）。

④ 这幅地图，有缩印本，转载于 Larry Sternstein: In the Hand of Jove 一文。〔见 HEMISPHERE, An Asian-Australian Monthly, Vol. 20, no. 2 (Feb. 1976) p. 39.〕

⑤ （明）艾儒略（职方外纪）万国图。

⑥ 1623年阳玛诺（Emmanuel Diaz）和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合制地球仪，其中国部分有“大明海”，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三部分图片第CDXVII号（剑桥1971年）。

代，有些地图把大明海改为大清海<sup>①</sup>，有些地图却仍保存“大明海”这个名称不变。尤其是，“广东南至海”这个海——南海<sup>②</sup>（相当于今天我国南海），仍然称为大明海<sup>③</sup>，至于当时大明海的南限，仍旧以今北加里曼丹的海面，作为界限。据《海外番夷录》这部丛书所刻印的〈东半球〉园图<sup>④</sup>，在今菲律宾西南面和南面与今北加里曼丹之间的海面，有“大明海”三个字，表示大明海的南面海域至此为止。在大明海的海域之中，东有“落濠”，即今东沙群岛及其海面；次东有“东沙”，即今中沙群岛及其海面；南有“石塘”，即今南沙群岛及其海面，隔海而与北加里曼丹相对；西有“长沙”，即今西沙群岛及其海面，隔海而与中南半岛越南东岸相对<sup>⑤</sup>。该图大部分沿袭明末西洋教士的洋图<sup>⑥</sup>，虽刊印于清代，但仍未改大明海为大清海，以其仓促抄袭，未遑更正，却由此保留了大明海的南至和东南至的海域界限。

## （五）清代我国南海的海域及其界限

### （1）清代我国南海的西部海域及其界限

- 
- ① Map of the World in Japanese, by Ed Schnell, (Yokohama, Feb. 1862) 即《新刊輿地全图》。图中，广东省南至海的这个海——“大清海”，是：南至北婆罗洲，东至菲律宾，西至今天中南半岛，包括西沙、中沙、东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内，都属大清海的海域范围之内。
- ② （明）陈祖授《皇明职方地图》卷上，总图，在爪哇岛与广东南至海之间的这个海，作“南海”。
- ③ （日本）《唐土名胜图会》载有〈唐土皇輿全图〉，文化三年（1806年）木版朱墨印刷，其中，在广东省南至海面，有“大明海”三个字，由于图幅限制，不能表明这里的大明海，其南究竟至于何处。
- ④ 《海外番夷录》刻本的谢清高《海录》卷首所附地图——东半球圆图。
- ⑤ 关于落濠、东沙、西沙和石塘等名称，并见（清）郑光祖《醒世一斑录》卷1第5—6页〈中国外夷总图〉。〔道光二十三年（1846年）刊本。〕
- ⑥ 冯承钧注释《海录注》序（1938年商务版），第3页说：《海录》“原书不分卷，《海外番夷录》本独有图，盖杂采《职方外纪》、《海国闻见录》及本书诸地名绘制而成，不知出何人手。（李）兆洛《海国纪闻》序有列图于首语，是非同一地图，未可知也。此图甚陋，直漫画耳，未足以资考证”。冯承钧对上述清代圆图系统的地图，批评它“宜为漫画耳”，此语未免太过苛刻；至于该图保存“大明海”一名，未改为“大清海”，这是提供很值得重视的资料，足资考证。



七州洋这个名称，宋代以来已有<sup>①</sup>。宋元以来的七州洋，它所指者，有二种含义，一为海洋的七州洋，东起自广东东莞的“广州七州洋”<sup>②</sup>西止于今天西沙群岛的海面<sup>③</sup>，都属于七州洋的洋面范围；一为西沙群岛及其海面的七州洋，亦即相传七洲陆沉的七洲洋<sup>④</sup>。南宋末年，宋端宗（帝昀）被元兵追赶，曾逃亡到七州洋的“沙洲”<sup>⑤</sup>，欲往占城未果，乃回驻广东碣洲。七州洋的“沙洲”，是中国领土，宋朝的皇帝曾驻蹕在那里。一直到了清朝，七州洋还是具有上述这二种含义。但是，指海洋的七州洋，它所包括的范围，比宋元时代七州洋的范围，来得广阔一些。清代七州洋的海域，东至马尼刺（今菲律宾首府）<sup>⑥</sup>，南至千里石塘（今南沙群岛）<sup>⑦</sup>，西至越南东岸或东经109°以东的海面<sup>⑧</sup>，在上述这个范围内，都是叫做七州洋。至于，指岛屿的七州洋，还是仍指今西沙群岛及其海面。到了1800年左右，还出现了把七州洋建置为州府的府这一级的七州洋府。据历下（山东济南）晓峰重绘《清绘府州县厅总图》，把七州洋作为府这一级的建

---

① 七洲洋一名，首见（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条。

② （元）苏天爵《元文类》卷41平宋条，至元十四年（1277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国学基本丛书》本第558页）。

③ 在万州东南的七州洋，即西沙群岛，参阅（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上南澳气条。

④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9西洋针路，所说的“七州山”，为今文昌七州列岛，“七州洋”为今西沙群岛及其海面。该书说：七州洋“俗传古是七州，沉而成海，舶过，用牲粥祭海厉，不则为祟，舟过此极危，稍贪东，便是万里石塘，即《琼志》所谓万州东之石塘海也。舟犯石塘，希脱者。七州洋，打水一百三十托。”这里所说的，在万里石塘之西（与贪东方向相反）的七州洋，是指海洋的七州洋；陆沉的七州是指西沙群岛的上七岛（宣德群岛），兼二种含义（海洋、海岛）而有之。

⑤ 参阅拙作《宋端宗与七州洋》一文。

⑥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2南洋各岛，第8页，说“马尼刺…其地为七洲洋之东岸。”

⑦ （清）汪文泰《红毛番英吉利考略》（清抄本）。

⑧ 参阅下页注④。又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下（圆图）以及此一圆图系统的诸图，都把七州洋绘在与安南相邻的海面。徐继畲《瀛环志略》卷1（南洋滨海各国图）把七洲洋绘在越南广南湾（今顺化港）的对海上，更加明确绘出七洲洋是与广南湾为界。

制,和图例的府这一级行政区相同,都用红色长方格,并把府名放在红色长方格之内<sup>①</sup>。

对于七州洋的海面,中国水师亦经常巡视。十八世纪一十年代,吴升出任广东水师付将,曾经率领水师巡海,包括七州洋在内,都在巡视之列。吴升巡视海面的经过,是:

“自琼崖(琼州),历铜鼓(在文昌),经七州洋(今西沙群岛及其海面)、四更沙(在昔之昌化),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sup>②</sup>亦即自今天海口市,历文昌之铜鼓,至榆林港,其海程为820里,又自榆林港至西沙群岛的永兴岛,海程为672里,来回共1,344里,再自榆林港至东方(八所,昔之昌化)的四更沙,海程为520里,合计全程为2,684里,如以整数言之,约三千里,也是符合实际航程里数。说不定再自永兴岛巡视至永乐群岛西南端的中建岛,单程为192里,来回为384里,那么,合计起来,共有3064里。中国水师巡视海面包括七州洋在内,周遭三千里,正亦符合。

中国的清朝政府,不但在七州洋(西沙群岛)建置七州洋府,而且时常派遣水师巡视七州洋的海面,行使我国的主权,执行我国在那里行使主权的海防军事活动。

西沙群岛或七州洋归属中国,清朝官方和私人记载,都是这样的。另据外国人的记载,也是这样的,1721年(法)费尔(N.de Fer)《东印度群岛地图》,图上用不同的颜色,表示归属于不同的国家,其中,以红色作边界,属越南;以墨绿色,包括中国大陆和海岛,表示归属中国。值得注意的,是该图把石塘(Pracel)断裂为二,并以西洋航道所经过之处,约在北纬十五度、东经109°作为界限,界限以上的石塘(今西沙群岛)作墨绿色,与中国大陆、海南岛的颜色一样,都是表示归属中国<sup>③</sup>。

清末,有一张《越南舆地图》,图上文字说明说“越南经纬:北极出地自十度二十分,及二十三度。偏东自一百零五度,及一百零九度。亦即(以北京为准)偏西自九度35分,至十八度。《外国史略》谓北极出地,自八度三十分,及二十三度,盖自海中起算”<sup>④</sup>。偏西度数,是以北京为经度起点而各分东、西的偏西,康熙年间实测的中国地图,以二百里为经度一度,该图“每方百里”即为经度半度。把地球分为360°,经线一

① (1800年)晓峰重绘黄千人《(清)府州县厅总图》。

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56国朝武迹,第43—44页。[同治九年(1870年)重刻乾隆本]。并见(嘉庆)《同安县志》卷28人物录,武功,第72页。[光绪十一年(1885年)重刻嘉庆本]。

③ 该图缩印的采色本,见HEMISPHERE, An Asian-Australian Monthly, Vol. 20, no. 2 (Feb. 1976) P. 39。

④ 《越南国舆地图》清绘本。并参阅(清)盛庆绂《越南舆地全图》,图中有画七个岛,但未标出名字,考其位置,当指七洲洋,今西沙群岛。

度为250里。二者相差1/5。因此，在北京偏西九度半，折合250里为360°制的1°，应为偏西7.6°，今天越南的东部海岸与岛屿也是起自东经109°左右，而北京约在东经116°半，其距离的经度恰恰在7°半，越南的边线，就是从东经109°这里向西算起。该图又绘有七州洋，在北京子午线偏西六度余，折合今天东经110°余，它是在越南国界（东经109°）以东之外。

清代暹罗国（今泰国）曾遣使者至中国，其使者的纪行诗也说，过了广东群岛（外罗山）便是中国之境<sup>①</sup>。广东群岛在东经109°07′、北纬15°22′，在这里，也是以东经109°左右为界，过此以东，便是中国之境。除此之外，在中国记载上亦曾明确指出西沙群岛归属中国，据（清）郭嵩焘《使西纪程》说：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自香港出发，“廿四日正午，行八百三十一里。船人名之齐纳细（China Sea），犹言中国海也”，“左近柏拉苏岛（Pracel）”“中国属岛也”<sup>②</sup>，柏拉苏岛即七州洋（西沙群岛）的外文名称，从上文所说，明确记载它是“中国属岛”。又据（清）张德彝《随使日记》说：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自香港出发，“二十四日，辛亥，晴，水平风顺。正午，行八百三十一里，在赤道北十七度三十分，左近巴拉赛（Pracel）小岛，中国属岛也”<sup>③</sup>。外国名的巴拉赛小岛即今西沙群岛，它是“中国属岛”。

直至清朝末年（1909年），中国水师由李准等率领，前往西沙群岛及其海面，进行巡视<sup>④</sup>，对它行使主权，历来如一，从未间迭。我国南海的西部海域，历来就以西沙群岛及其海面作为海域界限，在这个海域界限以内的西沙群岛，历来就是中国属岛，并且还曾经建立过七州洋府于西沙群岛。

## （2）清代我国南海海域是以万里石塘、万里长沙、及其海面作为界限

原先在明朝时代及其以前，万里石塘东起自广东潮州或琉球（台湾省），西止于龙牙（琅琊山）<sup>⑤</sup>，今西沙群岛，亦即包括今天东沙、中沙和西沙群岛及其海面；万里长沙，是指今天南沙群岛及其海面。<sup>⑥</sup>中国之境的南海，就是以长沙海为南海的南面之限，以

---

① （1780年暹罗）丕雅摩诃奴婆《广东纪行诗》（见姚枏、许钰《古代南海史地丛考》第80—81页。商务1944年）。

② （清）郭嵩焘《使西纪程》卷上，第7页（见《中外舆地图说集成》卷120，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1帙第147页）。

③ （清）张德彝《随使日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1帙第213页）。

④ （清）李准《巡海记》（见天津《大公报》1933年8月10日）。

⑤ 参阅本文第72页注④、第73页注①。

⑥ 参阅上文第4节第2项。

石塘海的东、西两面为南海的东、西两面之限。

万里石塘（或石塘），即今东沙、中沙、西沙群岛及其海面，在清朝初期，是属海南岛的万州管有<sup>①</sup>，万里长沙（或长沙）或长沙海，即今南沙群岛及其海面，也是属海南岛的万州管有<sup>②</sup>。后来，万里石塘，在清朝晚一些的年代，曾建立为万里石塘府，见《大清天下中华各省府州县厅地理全图》<sup>③</sup>。该图除了有万里石塘府之外，还有万里长沙，指今南沙群岛。万里石塘府（东沙、中沙和西沙群岛及其海面）之出现，从此明确了它是归属中国的行政管辖之下，亦即万里石塘府是中国行政建置的府这一级的行政单位。

我国南海的海域及其界限，也反映在清朝康熙年间的新地图之上，康熙朝对中国疆域，进行新法实测，并根据实测的数据，绘出中国地图，图上把当时我国南海所至范围，亦即我国南部海疆及其海面的界限，是以“万里石塘、万里长沙”及其海面，作为我国南海整个海域的界限。如：（1709年）《大清中外天下全图》<sup>④</sup>以及以后根据该图重刻的这一类的地图——（1724年）《清直省分图》之中的〈天下总輿图〉和（1755年以前）《皇清各直省分图》之中的〈天下总輿图〉，<sup>⑤</sup>都是把“万里石塘、万里长沙”，作为“大清中外”之界限，亦即我国南海的东部海域，是以万里石塘的东部及其海面（今中沙、东沙群岛及其海面）为界限，我国南海的南部海域，是以万里长沙的南部及

---

①（1726年）《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1374卷琼州府部汇考，琼州府山川考，万州条说：“长沙海：在（万）州东。《古志》云：千里长沙…石塘海：在（万）州东。《琼管志》云：万里石塘”。（1828年）《万州志》卷3山川略，川，长沙海、石塘海条说：“长沙海、石塘海，俱在城东海外洋。《古志》云：万州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并见《琼州府志》卷4上，輿地山川，万州条）。所谓“万州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即万州管有长沙、石塘。

② 同上注。

③（1904年）吴长发重订本《大清天下中华各省府州县厅地理全图》墨印本。该图重订本所加上的地名，如“香港”等，究属为数有限，而且方位不正确，因为重订本的该图，系用老式明代中国地图为底本，故知其渊源颇古，但是重订本以前原刊本的年代则未之详。

④ 康熙丙申（1709年）测绘《大清中外天下全图》采绘本。

⑤ 雍正二年（1724年）《清直省分图》刻本。

⑥ 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前《皇清各直省分图》刻本。

其海面（今南沙群岛及其海面）为界限，我国南海的西部海域，是以万里石塘的西部及其海面（今西沙群岛及其海面）为界限，“大清中外”在南海的界限，就以此为界。

乾隆时代，对康熙年间实测绘成的中国地图，作了一些补充。补充后的中国地图，“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图的南海海域界限，仍以万里石塘、万里长沙为限，不过把西沙群岛及其海面，称为“洋”或七州洋（洋面），把东沙群岛及其海面，称为“南澳气”，并特别指出在上述南海这个海域之中，有危险区，即“喽古城，舟误入，不能出”，如（1767年）黄千人所绘《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图》以及同此系统的诸图，都是这样画的<sup>①</sup>。

值得重视的，是在乾隆朝补充实测的中国地图这一系统之中，有些地图是采绘本，用不同颜色表示其归属。如：《大清一统天下全图》（又名《皇舆全图》）<sup>②</sup>，它是一幅绘有清朝版图地图，该图所绘大清天下，南至大海的万里石塘、万里长沙的海面，并以此作为中、外界限。该图采绘本，用粉红色描绘万里石塘、万里长沙，以与外国诸岛用淡青色描绘，有所区别。该图原为山阳阮蘊邨太史所刊行，数十年后，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由云间陶晋重版刊行<sup>③</sup>，由于改用墨印，对原来以不同颜色表示其归属，就不能表现出来了。值得注意的，是该图的另一些采绘本，把万里石塘、万里长沙，与崖州和一些边界上的岛屿，均用粉红色或浅红色描绘，这是以这种同样颜色来表示“万里石塘、万里长沙”和其他中国边界岛屿都是归属中国的。

（3）《越南国舆图》有关交趾洋、七洲洋等地的经纬度可以作为中、外海界的依据。《越南国舆地图》<sup>④</sup>所载有关交趾洋、七洲洋等地名的经纬度，可以作为核订交趾洋、七洲洋交界在何处的参考资料。兹将该图有关越南沿岸几个地名和交趾洋、七洲洋等地在图上所绘出的经纬度，一一列表如下，（表见下页），应注意的，是：该图经度每1°折合东经0.8°。纬度是以十八世纪测绘时的小熊a星（北极星）出水高度为依据，应扣除当年（十八世纪时）的极距为2°左右，才能合乎现在的北纬的纬度。为了弥补东西直线距离，在30°—40°与10°—20°之间的差别为1°:0.8°，于是该图在计里画方这方面，使用每方百里的东西距离五格为天文缠度2°，而子午线的纬度，却用四格代表2°，因此，方格不方，反而成小长方形，其原因乃在于此。从下表所载，可以见到七洲

① 乾隆丁亥（1767年）黄千人绘《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图》，黄氏家刻重刻本。

② 《大清一统天下全图》采绘本。

③ 嘉庆丁丑（1817年）陶晋《大清一统天下全图》，嘉庆丁丑版存姑苏宋仙洲巷文昌字号，墨印本。

④ 《越南国舆地图》绘本，现藏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

《越南国舆地图》有关交趾海、七洲洋等地名的经纬度换算表

地名	地图上东西直线的度数	按每度为0.8°的修正量计算后的偏西经度和现在经度		现代地图上的经纬度	按当年北加上年北加上当年北的纬度		现代地图的经纬度	修正后经纬度的换算		备注
		按每度为0.8°的修正量计算后的偏西经度	现在经度		按当年北加上年北的纬度	加上当年北的纬度		经度	纬度	
占毕罗	9.7°	7.7°	108.7°	108.5°	14°	16°	15.9°	0.2°	0.1°	
外罗山	9°	7.2°	109.4°	109.1°	13.3°	15.3°	15.4°	0.3°	0.1°	
交趾海	7.5°	6°	110.4°	*109.4°	14.5°	16.5°	*17.3°	1°	0.8°	*这是计算出来的经纬度, 参阅本文(四)2
琼海(今海口市)	6.5°	5.2°	111.3°	113.1°	18°	20°	20.1°	0.1°	0.1°	
七洲洋(七画七个岛)	6°	4.8°	111.6°	西沙群岛 111.2°—112.5°	11°	*13°	西沙群岛 15.7°—17.1°			*这是指七洲洋的至北纬13°
广南	10.5°	8.4°	106.8°	108°	14°	16°	15.9°	0.2°	0.1°	
顺化	12°	9.6°	106.8°	107.5°	15°	17°	16.5°	0.7°	0.5°	
广义	11°	8.8°	108.4°	108.8°	12.5°	14.5°	15.1°	0.4°	0.6°	
平(归仁定)	11°	8.8°	107.6°	109.2°	12°	14°	13.75°	1.6°	0.25°	
庆和	14°	11.2°	105.2°	109°	10.5°	12.5°	11.6°	3.8°	0.9°	
羊屿	11.5°	9.2°	107.2°	109.3°	11°	13°	13.6°	2.1°	0.6°	
灵山	13°	10.4°	106°	109.4°	10.5°	12.5°	12.9°	3.4°	0.4°	
罗湾头	14°	11.2°	109.1°	105°	12.5°	12.5° 北口	11.6°	3.9°	0.9°	

洋的南部洋面，直到北纬 $13^{\circ}$ ，七洲洋的经度，是在东经 $111.6^{\circ}$ 以东，这个经度正是今天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石塘）最西面的经度，而交趾海的经度，是在东经 $110.4^{\circ}$ 以西，尽管这个数字与我们所换算的明代交趾洋在北纬 $17.3^{\circ}$ 以南和东经 $109.4^{\circ}$ 以西，从经度来讲，二者相差 $1^{\circ}$ ，就使《越南国舆地图》所载无误，它也远离今天西沙群岛将近 $2^{\circ}$ 的经度，因此，从该图所载七洲洋与交趾洋的经纬度，换算后的结果，证明七洲洋即今西沙群岛，图上所绘，指西沙群岛的西部，它远离交趾洋的海界，经度将近 $2^{\circ}$ 。

（4）清代我国南海海域是以万里长沙和千里石塘及其海面各自作为一个整体而为界限

十八世纪以来，新的东洋航线已经开辟，亦即采用“从昆仑、七州洋、东万里长沙外，过沙马崎头门，而至闽、浙、日本，以取弓弦直洋”<sup>①</sup>。昆仑即今昆仑岛（Pulo Condore，东经 $106^{\circ}35'$ ，北纬 $8^{\circ}40'$ ），七州洋在万里石塘（南沙群岛，东经 $109^{\circ}30'$ — $117^{\circ}50'$ 、北纬 $3^{\circ}40'$ — $11^{\circ}55'$ ）之北<sup>②</sup>，东万里长沙，即中沙群岛（东经 $113^{\circ}02'$ — $117^{\circ}50'$ 、北纬 $15^{\circ}24'$ — $19^{\circ}35'$ ）。这里所说的“东万里长沙外”的海面，指今中沙群岛与南沙群岛之间的海面，约自北纬 $12^{\circ}$ 至 $15^{\circ}$ 余的海面，以及东经约 $18^{\circ}$ 以东的海面，都包括在“东万里长沙外”的海面，然后经过台湾省的“沙马崎头门、而至闽、浙、日本”。这样说来，“东万里长沙外”的海面，是一个界限，所谓“万里长沙之外，渺茫无所取准”，“此山川地脉朕续之气，而于汪洋之中，以限海国也”<sup>③</sup>。或说，“万里长沙”“之南为外大洋”，“夷船由外大洋向东，望见台湾山，转而北，入粤洋”，“皆以此塘（即俗名万里长沙）分华·夷、中·外之界”。或说“其海南限万里长沙”<sup>④</sup>。所谓长沙（万里长沙），经常是和长沙海具有同样含义<sup>⑤</sup>，很明显地，这是把万里长沙（今中沙群岛）之南及其向东至台湾省的万里长沙外之外大洋，作为其海“南限”，作为“分华·夷、中·外之界”，<sup>⑥</sup>从这种新东洋航线来讲，确是这样，但有

①（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上南澳气条。

②（清）汪文泰《英吉利红毛番纪略》（清抄本）。

③同注①。

④（清）廖廷相、杨士骧《广东全省总图说》第一册，不分页次。（1889年南州书楼藏书，精钞本）。

⑤万里长沙与长沙海，其名互相通用，如《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1374卷，琼州府部汇考说：“长沙海，在（万）州东《（琼管）古志》云：万里长沙”。万里石塘与石塘海，有时也是互相通用。见同上。

⑥（清）颜斯综《南洋蠡测》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0帙，并见（清）魏沅《海国图志》卷9东南洋，海岸国（五），光绪丁亥（1887年）善成堂重刻本。

其局限性，仅指新东洋航线的“外大洋”分华夏中外罢了。它与老的东洋航线（即经过北加里曼丹岛、巴拉望岛和南沙群岛之间的海面）至长沙海或沙漠洋，“乃至中国之境”，是不一样的。老的东洋航线，<sup>①</sup> 仍旧是从今天的南沙群岛以南和以东的长沙海或沙漠洋的海面作为中国之境的海域界限，不过名称改为千里石塘罢了。

上面的这种说法，是把“东万里长沙外”的“外大洋”，亦即万里长沙之南的外大洋，单独作为“分华·夷、中·外之界”，或说“其海南限万里长沙”<sup>②</sup>，就是说，东万里长沙（昔之中沙）外，或沙之南，至外大洋，亦即介乎今天中沙群岛与南沙群岛之间的外大洋，是中国之境这个海的南限，至于其东限和西限，仍旧不变，均以东万里长沙的海面之东为东限，和以西沙或西面的万里长沙的海面为西限。这样一来，把万里长沙和千里石塘隔开，各自单独而为“分华·夷、中·外之界”，亦即以千里石塘（今南沙群岛）及其海面作为整体而为界限，和以万里长沙（今东沙、中沙、西沙群岛）及其海面作为整体而为界限，这两个界限，同时存在于中国之境这个海的界限之内，只不过中间被外大洋隔开罢了。从前，中国之境这个海，即今天南海，是包括大洋、外大洋在内，并以千里石塘（南沙群岛）和万里长沙（东沙、中沙、西沙群岛）的海面，作为南面和东、西两面的界限，如今，却把介乎中沙和南沙群岛之间的外大洋，分裂出来，作为“分华·夷、中·外之界”，因此，中国之境的这个海，被外大洋隔开，成为南、北两部分，南面这部分，以千里石塘（南沙群岛）及其海面为一个整体，单独作为中国之境这个海的中国界限。被外大洋所隔开的北面那一部分，以今东沙、中沙和西沙群岛及其海面作为一个整体，连接着当时粤海的内部的大洋，也单独作为中国之境这个海的中国界限。

把千里石塘（南沙群岛）、万里长沙（东沙、中沙、西沙群岛）的海面，连接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的海上界限、在界限内的中国之境这个海，相当于今天的南海之海域和界限，同时也是我国南海的海上界限，在界限内的中国之境这个海，相当于今天的南海之海域和界限，同时也是我国南海的海上界限，这是自宋、元以来，以至明、清，传统说法，历来如是。这也是代表中国官方政府的看法，是较为普遍的看法。把千里石塘（南沙群岛）及其海面单独作为一部分的中国海上界限，又把万里长沙（东沙、中沙、西沙群岛）及其海面单独作为另一部分的中国海上界限，尤其是，把东万里长沙（今中沙群岛）之南的外大洋，作为“生此界限”，“以限海国”，亦即以此“分华·

---

① 参阅上文第2节。

② （清）廖廷相、杨士骧《广东总图说》第一册，不分页次（南州书楼，精钞本）。



夷、中·外之界”，这是代表清朝中、末期的非官方的中国私人个别著作的看法，是不大普遍的看法。

(5)我国南海海域是以今天南海诸岛这四个群岛及其海面作为一个整体而为界限

清朝中叶以来，有些记载和地图，把原先指南沙群岛的千里长沙或万里长沙，改称为“千里石塘”，把原先指东沙、中沙和南沙群岛的万里石塘，亦即起自潮州或琉球的万里石塘，改称为“万里长沙”<sup>①</sup>。在不同的场合里，万里长沙有时候是指西部的万里长沙，即今西沙群岛及其海面，有时候是指东部的万里长沙，即今东沙、中沙群岛及其海面。在清代的地图上，亦曾见到把万里长沙分为两个，上面或东北面那个万里长沙，指东沙群岛和中沙群岛，下面或西南面那个万里长沙，指西沙群岛<sup>②</sup>。有时亦以东沙（今东沙群岛）<sup>③</sup>和西沙（今西沙群岛）称之。

到了十七、八世纪之间，中国出版的圆图系统的地图之中，已经把今天南海诸岛四个岛群，完整地称为：七洲洋（西沙群岛及其海面），石塘或千里石塘（南沙群岛及其海面），长沙或万里长沙（中沙群岛及其海面），和南澳气（东沙群岛及其海面）。大家所熟识的（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的圆图——〈四海总图〉<sup>④</sup>，就是这样的。

我国南海的海限，基本上，也是按照上述南海诸岛这四个岛群及其海面，作为界限。我国南海的东部海域，是以南澳气（东沙群岛及其海域）和万里长沙或长沙（中沙群岛及其海面）作为界限。我国南海的南部海域，是以千里石塘或石塘，作为界限。我国南海的西部海域，是以七洲洋（西沙群岛及其海域）作为界限。于是乎，相当于今天

---

① 首先把万里长沙指今东沙、中沙和西沙群岛以及把千里石塘指今南沙群岛，见（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南洋记条、南澳气条，和（清）谢清高《海录》卷首圆图（《海外番夷录本》）和卷中喇叭条、尖笔阑条。小吕宋条。

② （清）严如煜《洋防辑要》卷1〈直省海洋总图〉，（清）俞昌会《防海辑要》卷首〈直省海洋总图〉均有二个长沙，即横的“万里长沙”与竖的“长沙”，各代表东万里长沙和西万里长沙。其他地图，也有把长沙分为上、下二个长沙，见（清）李兆洛《皇朝舆地图略》附韵编，卷末；六严（六承如）绘《皇朝内府舆地图沙缩摹本》中之〈环海全图〉（1831年辨志书塾刻本）。此外，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上，把今东沙群岛称为“沙头”，把今西沙群岛称为长沙或万里长沙，并在卷下〈圆图〉，亦作如是画法，自后〈圆图〉系统诸图，皆遵此而分长沙为“沙头”和“长沙”，这也是二个长沙的另一种画法。

③ 参阅：（清）谢清高《海录》第58页（商务本）。

④ （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下〈圆图〉（重刻乾隆本）。

我国南海的整个海域，其东面是以长沙或万里长沙（今中沙群岛）的东面及其海面作为界限，其南面是以石塘或千里石塘（今南沙群岛）的南面及其海面作为界限。

(6)清代我国南海海域是属广东省境的

广东省南“至大洋”<sup>①</sup>。这个大洋，亦即海南岛以东和东南所接的大洋，又名大洲洋<sup>②</sup>。由于海南岛，古称大洲。故其洋，名曰大洲洋。<sup>③</sup>海南岛为琼州府所在地，故其岛名曰琼岛，其洋名曰琼洋。在大洲洋或琼洋里面，有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是天然险阻之处。<sup>④</sup>据清代官修的地方志说：海南岛以东“大洋，又名大洲洋”，洋中，“有千里石塘、万里长沙，为琼洋最险之处，舟过此者，但望即已沉溺，不可救”。<sup>⑤</sup>又说：大洲洋“有千里石塘、万里长沙，为琼洋最险之处”<sup>⑥</sup>，或说，“琼州七州洋有千里石塘、万里长沙”。<sup>⑦</sup>以上所云，都是把千里石塘、万里长沙，位于中国之境的琼洋、大洲洋或琼州七州洋，都在中国之境的南海海域之内，并以它们作为天然险阻和海域界限。

在琼洋（或大洲洋）或粤海之海域内面有千里石塘或万里长沙，这里的千里石塘，指今南沙群岛及其海面，这里的万里长沙，包括二个长沙，即东万里长沙或东沙，指今中沙群岛及其海面，西万里长沙或西沙，指今西沙群岛及其海面。这样说来，东万里长沙或东沙及其海面，是这个海的东面界限，西万里长沙或西沙及其海面，是这个海的西面界限，千里石塘及其海面，是这个海的南面界限。所谓“千里石塘、万里长沙”，为“粤海天堑<sup>⑧</sup>，为“南、北洋（的南洋）之界限”，<sup>⑨</sup>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南、北洋”的南洋，即中国之南洋。中国之南洋（或广东省境之南洋）与南

---

①（明）黄佐《广东通志》卷首地图。

②（清）明谊《琼州府志》卷十八，海黎志，海防，万州海防，引《水师营册》（1890年重刻本）。

③（清）锺元棣《崖州志》卷十二，海防志一，海防，环海水道，第181页（1908年刻本）。

④参阅：周文海《感恩县志》卷十二，经政，环海水道，第3页。

⑤明谊重修《琼州府志》卷十八，海黎志，海防，万州，引《水师营册》。

⑥锺元棣《崖州志》卷十二，海防志一，海防，环海水道。

⑦（清）姚文枬《江防海防策》（文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第一册，第22页）。

⑧见（清）毛鸿宾纂修《广东图志》第14册，琼州府，第3页（1866年刻本）；并见徐家干《洋防说略》卷上（广东海道）。（1887年刻本）。

⑨参阅上注⑦。

洋诸国之南洋，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南洋一名，在清代，它所指的范围，相当广大，既包括当时“中国之南洋”<sup>①</sup>，又包括南洋诸国、南洋诸岛之南洋。

“中国之南洋”，即今天的南海，其所以使用“中国之南洋”这个名称，就在于欲有所区别于南洋诸国、南洋诸岛之南洋。中国之南洋，亦即属于广东省境的海面辽阔之南洋，据（清）《广东全省海图总说》“广东全面濒‘海’，东南值吕宋群岛（今菲律宾），南对婆罗大洲（今加里曼丹大岛），西南际越南东境，海面辽阔，总名南洋，属广东省”<sup>②</sup>。上述属广东省境包括在总名南洋之内之这个“海”，即另名“中国之南洋”，从其海面辽阔及其东南、正南和西南所处的方位以及在上述这三个方向而与其相对的外国诸国——菲律宾在东南，加里曼丹大岛在南，越南东境在西南，显然这个“海”，即属广东省境之南洋，亦即今天的南海。它是包括在总名南洋之内之中国之南洋，属广东省境。

属广东省境之南洋（即中国之南洋），其海面既然这样辽阔，究竟是以何处作为界限？据（清）姚文枬《江防海防策》说：“过琼州七州洋，有千里石塘、万里长沙，为南、北洋界限”<sup>③</sup>。南、北洋即中国之南洋和中国之北洋的总名或合称，原先就是中国海域，清朝设有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司理南、北洋的海防事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上文所说的，作为整个“南、北”洋之界限的千里石塘、万里长沙，应指总名南、北洋之中的南洋，亦即中国之南洋，其南面是以千里石塘、万里长沙的海面为界限。除了这个界限之外，姚文枬又说：南、北洋的北洋，“其间惟天堂门（在日本的天草）、五岛门（在日本长崎港外的五岛列岛），沙马崎头门（在台湾省南端）三处可通出入，此为第二重门户，关锁层垒，外夷拦入北洋，自非易易”<sup>④</sup>。可见进入台湾省的沙马崎头门和开出日本五岛门和天堂门，就是中国南、北洋的北洋的门户，过琼州七州洋的千里石塘、万里长沙，就是已经进入中国南、北洋之南洋之界限。这里的千里石塘，指南沙群岛及其以南海面。这里的万里长沙，指中沙群岛及其以东海面和西沙群岛及其以西海面。南、北洋之南洋，既以千里石塘、万里长沙为界限，那么，这个界限，也和今天我国南海之界限一样，都是把南海诸岛的西沙和中沙、东沙群岛（万里长沙）和南沙群岛

① 参阅同上注⑦。

② 参阅（清）徐继畲《瀛环志略》。

③ （清）廖廷相、杨士骥纂《广东全省海图总说》，南州书楼，精钞本，第一本。（1889年）。

④ 同上注①。

(千里石塘)这四个岛群都包括在清代南、北洋当中的南洋之界限内。这个界限内的南洋，即当时所说的中国之南洋，亦即属广东省境的南洋，是中国的。这个界限以外，是南洋诸国、南洋诸岛的海域，是外国的。上述这个属广东省境的“中国之南洋”的范围，与日后民国时代的我国南海的海域范围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初稿      一九七八年六月第二次稿

附录： 我国南海诸岛古今地名演变表

	南沙群岛		西沙群岛		中沙群岛	东沙群岛	备 注
	东群	西群	永乐群岛	宣德群岛			
汉唐	涨海大崎头		涨 海				(汉)扬孚《异物志》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等书
宋			石 堂				《宋会要稿》蕃夷占城条
			石 塘				《宋史》489占城传
		长沙数万里	石 塘 数 万 里				(1178)周去非《岭外代笈》
		长 沙	石 床				(1225)赵汝适《诸蕃志》附录海南条
		千里长沙	万 里 石 塘				(宋)《琼管志》
			七洲洋(海)				(1275)吴自牧《梦梁录》
元			七洲洋(海) 七洲(洋)				(1296)周达观《真腊风土记》；(1350)汪大渊《岛夷志略》
		长 沙	(西)石塘	(东)石塘			(元末)《混一图》
		长 沙	万 里 石 塘				(元末)蔡微《琼海方輿志》
明			石 塘				(明)《郑和航海图》
			万州石塘屿				
			万 里 石 塘				
			七洲(洋)(海)				(1430)费信《星槎胜览》
			七州洋(海)				(1536)黄衷《海语》
		万里长沙	万 里 石 塘				畏途条
		万里长堤	千 里 石 塘				(1540)顾玠《海槎余录》
		长 沙	(西)石塘	(东)石塘			(十六世纪中叶)罗洪先《广輿图》以及此一系统的图
		长沙海	石塘海				(明)《广东通志》与《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琼州府部引古志
		万里之滩	千 里 之 塘	陷	濠		(明)吴仕训《观海赋》
		万里长沙	万 里 石 塘				《顺风相送》
		七州洋(海)				《顺风相送》	

	南沙群岛	西沙群岛	中沙群岛	东沙群岛	备 注
清	万里长沙	万 里 石 塘			(17世纪末)《指南正法》(1909)《大清中外天下全图》以及同此一类之地图
	石 塘	七洲洋(海) (西)长 沙	(东)长沙	南澳气	(1730)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圆图,南洋记,南澳气条,以及同此一类的圆图
	千里石塘	万 里 长 沙	沙 头		
	千里石塘	万 里 长 沙	万里长沙		(18世纪末)谢清高《海录》噶喇叭条、尖笔兰条、小昌宋条
	石 塘	西 沙	东 沙	落 际	(1842)郑光祖《醒世一斑录》

(注: 上表地名, 明清以来, 只举一、二种为例, 余不赘引)。